

由三合一選舉結果看國民黨未來發展

■王業立／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李登輝仍將是左右國民黨邁向廿一世紀的關鍵角色，但地方派系中央化已衝擊國會生態，對國民黨長遠而言，究竟是再一次重生的契機，抑或是另一個危機的開端？

在去年12月5日所舉行的三合一選舉中，國民黨重新奪回失去四年的台北市長寶座，但卻意外失去了高雄市長的席位。在立委選舉部分，國民黨獲得了46.43%的選票，卻拿下54.67%的席次。在台北市議會方面，國民黨得到了40.08%的選票與44.23%的席次，在三黨不過半的情勢下，仍位居第一大黨。而在高雄市議會方面，國民黨拿下了45.18%的選票與56.82%的席次，依然穩居一黨過半的優勢。

由表面上看來，如果不是吳敦義在高雄市意外中箭落馬，去年底的三合一選戰，國民黨可說是大勝，然而選後的種種情勢發展，又顯示出國民黨未來的黨政運作，仍有若干隱憂，而不如想像中樂觀。例如，國民黨雖然在高雄市議會中穩居過半的優勢，但正副議長的提名與選舉結果，卻不得不向地方派系與金權勢力低頭，令國民黨威信盡失，黨紀蕩然，既失了面子，也失了裡子。而在台北市議會正副議

長的提名與選舉方面，由於三黨不過半，迫使國民黨不得不與新黨結盟，以副議長的席位做交換，以確保議長的寶座。隨之而來在國民大會正副議長的提名與選舉上，國民黨內部也是波濤洶湧，幾經起伏，後來「蘇陳配」雖然順利出線，但黨籍國大跑票嚴重，致「蘇陳配」僅以低空掠過。

上述連續幾次正副議長的選舉，令國民黨中央還來不及享受選戰勝利的喜悅，就必須面對黨內同志強烈的掣肘。而接下來的立法院正副院長之爭，也令國民黨中央傷透腦筋，不得不借重「家父長式」的權威，才能暫時擺平黨內的紛爭。國民黨內部的這些現象，對於一個宣稱已帶領台灣走向「民主鞏固」的政黨而言，毋寧是具有強烈反諷效果的。這固然與國民黨內部的權力競逐尚未透明化、制度化；黨內民主機制尚待建立有關，但也與黨內文化及領導人個人心態脫離不了干係。面對未來日益激烈的黨際競爭與黨內權力競逐，國

民黨如不能早日建立一套公平、透明的黨內民主機制與文化，則在「後李登輝時代」必將會面臨非常嚴苛的內外挑戰，除非是寄望於另一個「家父長式」的黨內威權領袖的再度出現。

地方派系大獲全勝

國民黨內部另一個嚴重的隱憂即是地方派系與黑金的結合以及「地方派系中央化」的現象。這一次的第四屆立委選舉結果，一般輿論都指出國民黨已掌握立院中「穩定的多數」。但熟悉立院生態的人士都會體認出，這次的選舉結果，與其說是國民黨的勝利，不如說是地方派系的勝利來得更為恰當。

由於「凍省」的效應及停辦省議員選舉，使得在地方上多位居派系龍頭地位的省議員此次大量轉戰立法院，並且大多順利高票當選（77位省議員中，有59位轉戰立委，結果有46位順利當選，當選率為78%），此種發展實已帶動並加速了地方派系的蛻變與升級。在去年的立委競選過程中，許多人已發現，由於大量地方型色彩濃厚的省議員轉戰立委，再加上選情過冷、無議題炒作、媒體焦點又大多集中於北高兩市市長選舉等因素，使得中央層次的立法委員選舉全面「地方化」。候選人比的，是地方建設的支票、選區服務的成績、與基層組織的動員。由於應選名額增多，許多鄉鎮級的地方派系所掌握的選票，便足以送人上壘，因此在許多選區中，派系山頭林立，檯面下的固樁、綁樁動作更是暗潮洶湧。而對於許多縣市級的地方派系而言，由於內部許多重量級的人物（如現任省議員、立委、卸任縣長等）

皆要同時出馬角逐立委，因此地方派系內部分裂、重組的現象，也並不罕見。

而在這些地方派系整合或對抗的發展過程中，基本上國民黨並無法如同過去一般，擔任「仲裁者」的角色；頂多，它只能扮演一個「紓困者」的角色，例如：全國不分區名單淪為「派系疏洪道」，全面採「務實主義」，廣納地方派系重量級人物，而完全放棄政黨應堅持的功能性、代表性與理想色彩，即是具體的證明。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去年立委選舉的政權保衛戰中，嚴格講起來是國民黨靠地方派系；而不是地方派系靠國民黨。

一般而言，這些地方派系色彩濃厚的區域立委候選人，在各選區中多屬實力雄厚且有實戰經驗的戰將，因此當選的比率頗高。而在選後，當地方派系全面進入立法院後，勢將造成黨政運作進一步的複雜化。未來在立法院中，儘管國民黨表面上掌握了過半的優勢，但可以確定的是，次級團體將再度活躍。而未來這些次級團體與過去曾一度活躍的「集思會」或「新國民黨連線」等最大的差別是，這些次級團體大多不會帶有太濃厚的意識型態色彩，而主要是利益關係或聯誼性質的結合。

地方派系中央化衝擊國會生態

另一個值得觀察的派系發展方向是，某些由各地方派系重量級人物為核心所組成跨縣市、甚至跨政黨的次級團體，未來將一步一步打破過去以縣市為範圍的傳統地方派系的藩籬，而逐漸發展成全國性的「派系—財團」政商聯盟，它們將不會輕易受到國民黨黨紀的約制，而在立法院中「大展身手」。例如：這些全國性的派系財團聯盟在立法院中集結後，將聯手向行

政院施壓，以爭取由中央到地方政經資源更大的支配權。當派系財團大舉入侵國會殿堂後，只要在「關鍵時刻」以「關鍵少數」的優勢，而要求更多的政經資源分配權時，基本上行政院方面是很難抵擋得了的。國民黨黨政高層對於這樣的發展，並非完全沒有警覺，例如三屆立委最後一個會期所強力通過的「國會改革」相關法案，便可視為國民黨面對政商聯盟不斷進逼所做出的力挽狂瀾之舉。但有鑑於過去「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的功效不彰，此次「國會改革」相關法案究竟在未來能發揮多少的遏阻力量，仍有待觀察。

國民黨下屆總統候選人的黨內提名將要在今年8月定案。這不僅牽涉到總統、副總統人選的搭配、黨內未來的權力布局、接班態勢，更可能迫使國民黨又再一次的面對四年前的分裂危機。如前文所述，國民黨至今黨內民主機制尚未真正落實，內部的權力競逐也尚未透明化、制度化。黨內重大人事的安排仍是靠著層峰「關愛的眼神」才能做最後的拍板定案。一切制度化的建制，都在「黨需要團結」、「黨沒有分裂的本錢」等說辭下給犧牲掉了。殊不知，就是因為國民黨內部一直不能、或不願意建立一套真正公平的遊戲規則，才是其內部反彈不斷、不能團結的元兇。但國民黨高層每每倒果為因，以做為其不願落實黨內民主的藉口。

李登輝將主導跨世紀選戰

在黨內總統候選人的競逐上，宋楚瑜與連戰無疑是最受矚目的兩位人選。然而弔詭的是，儘管宋楚瑜民間支持度居高不下，但大家幾乎已一致認定連戰才是層峰

欽定的接班人選。然而由於連戰的民調支持度始終偏低，恐無法面對可能對手如陳水扁等人的強力挑戰，因此「連宋配」便成為國民黨內部不少人心目中的「夢幻組合」。然而此種期待終究要視宋楚瑜、連戰、特別是李登輝心中主觀的意願而定。在今年8月如果國民黨順利提名連戰競選下屆總統，而宋楚瑜並非競選的搭檔，則有幾項發展特別值得觀察：首先，連戰的副總統人選將為何人？這不但會牽涉到國民黨內的中生代卡位與接班順序，人選的搭配也會直接影響到大選的勝負。其次，如果宋楚瑜未能爭取到黨內總統提名，也未與連戰搭檔競選，則他下一步的抉擇將是什麼？暫退一步，相忍為黨，等連戰敗選之後再以國民黨救世主的姿態重出江湖，角逐2004年的總統大選？抑或是破釜沉舟，毅然退黨參選？

如果宋楚瑜執意參選下屆總統，並且總統選舉方式維持相對多數決制不變的話，則1994年台北市長的選舉戲碼可能再度重演。無論如何，就算沒有國民黨的支持，宋楚瑜絕對是個重量級的候選人。但問題在於，宋楚瑜成事（當選總統）或許不足，但敗事（將連戰拉下馬、甚至得票超過連戰）卻綽綽有餘。在此情勢下，宋楚瑜會不會以此做為談判的籌碼，先拉高身段，再與國民黨當權派進行其他的政治交易，則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如果宋楚瑜真的參選到底，他也有兩道關卡必須克服：第一，他必須要找到一位絕對夠份量的本省籍重量級人士願意跳出來與他一同脫黨參選（或是高知名度的本省無黨籍人士），並且他的選票與宋具有互補性。第二，選總統不比選立委，必須要有龐大的財力支持、全國性的動員網絡

與組織體系。宋楚瑜退黨參選後，還會有多少企業家敢公開支持他或壓寶在他身上？全國各地的競選總部所需要的龐大人力、物力僅靠義工或小額捐款是否足夠？宋楚瑜當然不是另一個林洋港或陳履安，但宋若執意脫黨參選，除非他有把握能夠突破上述這些關卡，他才能夠真正海闊天空。但在缺乏行政資源的奧援下，宋楚瑜的總統之路並不好走。

連戰的根本問題就在於他的民意支持度一直偏低，而這又似乎不是短期內靠重新塑造形象，便能輕易扭轉民眾對他早已形成的刻板印象。儘管在政治菁英與輿論界的眼中，一般而言對於連戰的評價並不低，他也能夠具備許多領袖人物該有的特質。但在「選票至上」的政治現實下，如何將連戰推上總統寶座，對於國民黨而

言，恐怕是一項跨世紀高難度的政治任務。

李登輝的角色應是左右今後國民黨發展最關鍵的因素。在三合一選舉競選期間，從「推土機」、「油罐車」、「變裝秀」到「新台灣人論」，已再度證明他在國民黨內無可替代的角色。他已明確表示，即使在卸下總統職務之後，他也要將剩餘的黨主席任期做完。即便如此，在這任黨主席的任期結束後，不論是誰當選下屆總統，由李本人續任黨主席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被排除。無論如何，由李登輝來領導國民黨邁向廿一世紀幾乎已經是可以確定之事。但問題是，這對於國民黨長遠而言，究竟是其再一次重生的契機，抑或是另一個危機的開端，恐怕就不是任何人所能逆料的。 ◎